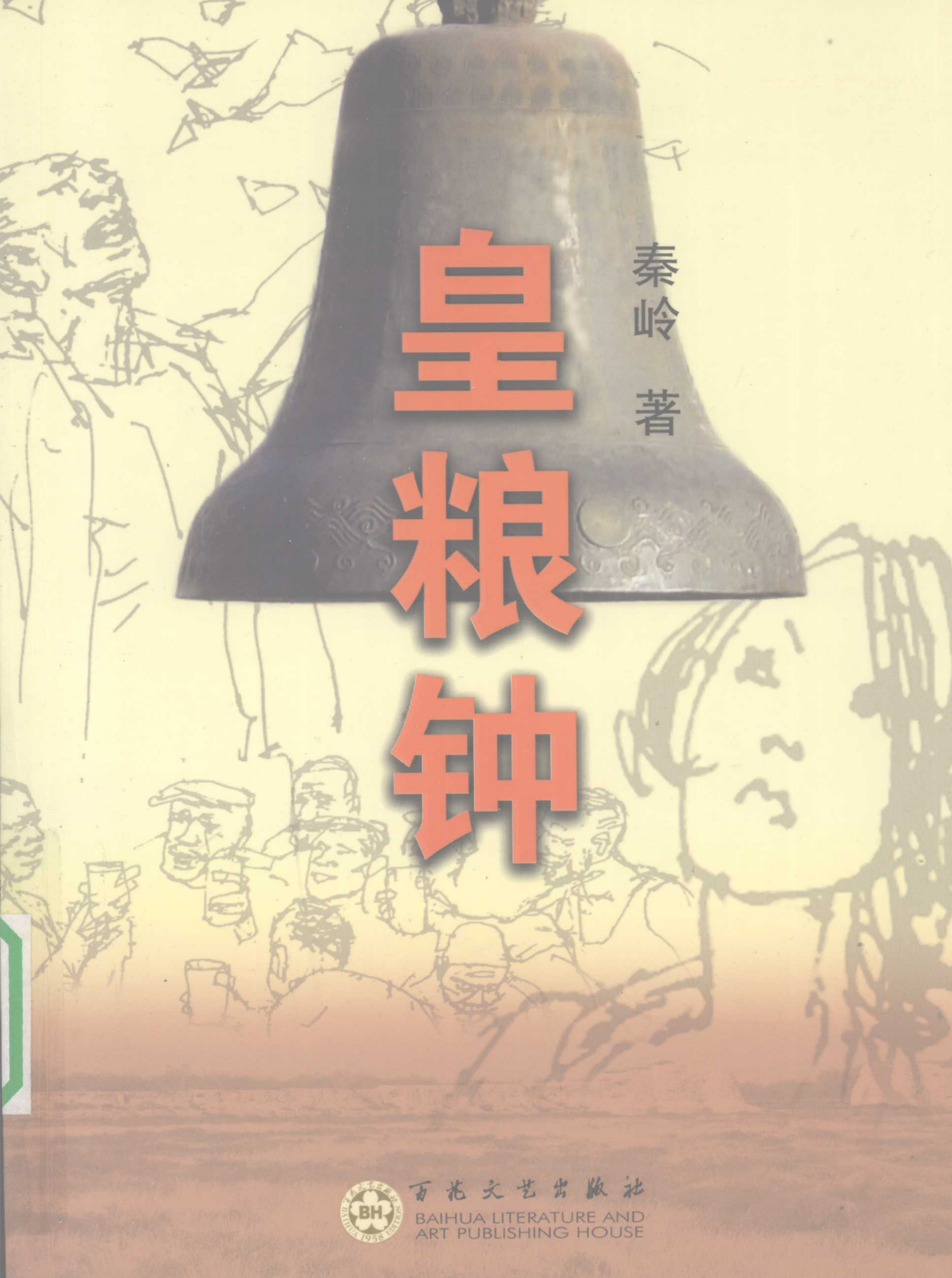




皇粮钟

秦岭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皇粮钟

秦岭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皇粮钟 / 秦岭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06-5092-9

I. 皇… II. 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184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248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册 定价: 30.00 元

第一章

“咣——咣——咣——”

真格响得很！还有啥声喘比这响咧？呕天哇地的。

像极了一声沉重的喘息，从大山逼仄的肺叶里旋出来，悬乎乎地黏在空气中，不仅人、牲畜能听到，麦子也能听到的，不仅能听到，分明能触摸到，硬邦邦的感觉，棱是棱，角是角的。

>>> 001

当然是皇粮钟。钟声从东边山梁梁那达的秦家坝子传来，够响！浑厚的钟声在沟壑里、梁峁上被肆无忌惮的小黄风连啃带咬，就显得断断续续，传到秦穗儿家在野鹊湾的一亩半小麦地头的时候，像被云彩分割后的日头光线一样，琐碎地在麦田上铺展开来，像长了钩刺，幽幽地、悠悠地在耳刮子里抓挠。

紧张的空气禁不起喧嚣，有瘦小的麻雀睁着惊恐的眼睛，杂乱无章地在麦田上空掠过。端阳都过了，野鹊湾里才零零碎碎听到小麦拔节的声音，麦芒分明是自卑的侏儒，一瞧一探地感受着大山里的阳光和新鲜的风。小麦品种幸亏是耐旱的咸农4号，好歹能顶着日头挂芒。秦家坝子的黄土欺种子哩，好啥不好啥，胃口娇气得很，如果把川道里时新的利川8号、天农305号播进去，开年梁梁峁非得剃光头不可。麻雀不能不瘦，吃啥没啥，它们都在空中急躁地叹息着，期待六月的风剥开麦穗儿上的麦衣，一嘴啄下去，哪怕是瘪粒儿，也好啊！能饱就成。运气好些，碰着饱粒儿，叼了走，家家户户矮屋下的巢穴里，儿女们的黄嘴芽儿都要饿软了，那尚未被茸毛完全覆盖的肚皮儿，还浮泛着青蛋儿才有的颜色，肚皮儿因为细因为

软,就有点儿丝丝的凉,让人也惜,让人也疼,让人也叹。

钟声传来之前,唐岁求本来在麦田里停下来了,他背着手摇式喷雾器,感受着秦穗儿温暖而柔情的目光。秦穗儿正要把一条从泉窝里重新洗过的羊肚子毛巾给他递过来的。唐岁求立在麦子的波浪中,像一棵枝叶欢实的洋槐树。秦穗儿捧着毛巾,轻盈地跳过地埂,像一朵飘在空气中的云彩。秀美的脸乐着,乐成了山丹丹花儿的样子。唐岁求期待着这甜蜜的接近。云彩近了,更近了,像有巨大的气场,严严实实地把唐岁求包裹了。唐岁求要腾出手来搂她。秦穗儿说:“看你急里实挖的样子,不要把农药洒了。”唐岁求就挺过脸,眼睛闭了,享受着秦穗儿给他擦汗的所有过程:一下,一下,一下。像擦啥?擦一个正月十五要挂到门口的灯笼。

准确地说,钟声是在唐岁求准备要亲秦穗儿一口的时候,突然被风塞进了耳刮子。唐岁求早就用袖口擦净了嘴,他晓得秦穗儿喜欢干净,平时亲嘴的时候,秦穗儿的唇和舌头几乎没有一点儿异味儿,清爽得好像刚刚剥掉皮的嫩玉米。

002 <<<

两人都停了下来,钟声像是漫山遍野的尖针草,把饱满起来的激情扎了许多小眼儿,好事情最怕的就是在这个时辰漏气,还是漏了。唐岁求回头眺望着东边的山梁梁,说:“皇粮钟祭拜仪式开始了。”眺望山梁梁其实是为了勾望秦家坝子,秦家坝子被山梁梁隔在了另一个世界,他勾望不着。唐岁求的目光和唐岁求一样是直性子,不会打钩,否则抛过山梁梁,就能俯瞰到秦家坝子庄口的那棵古槐树,还有古槐树上悬挂的那口皇粮钟。

秦穗儿也回头眺望山梁梁,说:“祭拜开始了。”

唐岁求是在帮秦家——也是自家的麦田打农药。往年打的是石硫合剂,今年换上了更加威猛的粉锈宁。秦家加上他共四口人十几亩地,算野鹊湾这块地争气,每年的皇粮都押在这达了。今年小麦的条锈病来得早来得快,还没抽穗儿呢,条锈病就不请自到。新露脸的叶子刚刚舒展没几天,就开始出现猩红的小点儿,先是在叶梢,两三天工夫就能覆盖整个叶面,直至叶子整个枯萎发干变白。一株小麦,顶部新叶绽绿,中部老叶泛红,底部干叶苍白,老远望去,梁梁峁峁上像是泼了一层缥缈、芜杂、黯然的油漆。这场景会把庄稼人的眼睛看出血,心揪得像是铁丝拧紧的气球,再紧,就拧破了。麦子成这副嘴脸,不把条锈病这个瘟神驱赶走,夏收就不要有

啥指望,皇粮也就泡了冷汤。

皇粮不能及时送到粮站,那就等于捅了乡上的马蜂窝,全庄一年都休想安稳。

唐岁求把嘴收回去了,但是秦穗儿那红润鲜亮的小嘴儿却撮成了花骨朵儿,大胆地、稳稳地递过来了。

这是秦穗儿的聪明,她不忍心看着唐岁求的情绪被钟声刺穿,又被小黄风泡软吹散。唐岁求的正脸朝着山梁梁,秦穗儿的嘴是朝他的腮帮子去的。

“叭——”

这不是亲嘴的声音,亲嘴的声音没有这么急促、愤怒和尖锐。这是鞭子狠狠抽打在地上的声音。鞭哨声是从一片背洼地里传来的,那达,安放着一双焦灼而愤懑的眼睛。眼睛是宋满仓的。宋满仓一直躲在背洼里放羊,他不愿意看到唐岁求和秦穗儿亲昵的样子,那样子他实在受不了。那滋味嘛,咋说呢?像仰躺着睡觉时胸口上卧了一只又懒又肥的公猫,挠不说,还憋。

>>> 003

这一鞭子,着实把秦穗儿吓了一跳,递过去的花骨朵儿被惊散了花瓣儿。一扭头,见宋满仓赶着一群羊,哼着秦腔,从背洼里绕到坡上来。

宋满仓老远就打招呼:“岁求,穗儿,没有去祭拜皇粮钟啊!”

宋满仓的口风里总是带着鼻涕的味道,他鼻音很重。脸上的表情太憨,熬过了,就显得傻气。

唐岁求搭腔:“你不也没去嘛!”

宋满仓说:“我倒是想去哩,但是我的羊不答应,这帮狗日的要吃草哩。”

唐岁求说:“这就对咧,你这不是老虎吃蝇末子——瞎摔牙茬儿骨哩嘛,问这没油没盐的话有啥意思嘛。”

宋满仓说:“好好好,我问的没意思,就你们有意思,就你们有意思。”

秦穗儿说:“我给村副姚糖子提前言传了,和岁求哥出山转亲戚,满仓你把臭嘴夹紧些,回去后别卖咱。”

宋满仓笑了:“好好好,听你的。你骗得了姚糖子,能骗得了皇粮钟吗?怪不得你家麦子的条锈病这么厉害,报应哩。”

唐岁求就手抓了一把软土扔了去,以示抗议。宋满仓嬉笑着不做声,一屁股坐在向阳坡上抽旱烟,像一个悠闲的看客。日头罩在他身上,也罩在他的两溜儿鼻涕上。宋满仓的鼻涕好像永远也擦不干净,或者说他的智商里始终忽略了鼻涕有碍旁人的观瞻。他大模大样地瞭着麦田里的唐岁求和秦穗儿,顺手捡了一根指头粗长的朽树根,捧在鼻翼,就着鼻涕,缠、卷、转,像戒了烟的烟鬼贪婪地闻着一支香烟。朽树根上绕了几圈的鼻涕,发黑的朽树根被他粉饰得晶莹剔透。

唐岁求和秦穗儿打了半天农药,也不好再黏糊身子。

唐岁求有些愤懑,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坚硬的山核桃,塞进牙齿之间“嘎巴”一声,核桃碎了,他把咬碎了的核桃递给秦穗儿,说:“剥一下,喂我,气死这狗日的。”

秦穗儿说:“满仓哥的脸皮你不是不晓得,他还晓得伤脸啊他。只是山核桃坚硬着呢,你别把牙齿咬掉了。”

“别说山核桃,就是铁核桃,我也能咬碎,我的牙,你不是不晓得。”

“好好好,晓得晓得。”

山核桃就是山核桃,它不像核桃得砸着吃,撬着壳儿吃。山核桃的瓢子镶得密实,嵌得实在,咬破一点儿壳儿,才见一点儿瓢儿。再咬,再见;不咬,干看着,馋!没有现成的铁夹子,就用牙,好牙好享受。没好牙,一边去。

唐岁求天生的好牙口。曾有人见过,去年在陇东的小煤窑打工时,小煤窑上伙食差,米饭里经常有硌牙的沙子,别人吃得小心翼翼,唯独唐岁求狼吞虎咽,米饭带沙子,咬得“嘎巴”脆响。为虎作伥的小工头们有点儿臭钱,平时好聚一起喝啤酒,他们晓得民工唐岁求有一口铁嘴钢牙,就招呼他开酒瓶。唐岁求从井下上来,黑着脸,把酒瓶口搭在牙上“嘎巴”一声,瓶盖就奇迹般离开了瓶身。唐岁求把冒着轻气的敞口酒瓶往桌子上一放,马上有人递上来第二瓶、第三瓶、第四瓶……唐岁求一一搁到牙床上,“嘎巴”、“嘎巴”、“嘎巴”……所有的啤酒瓶全部打开了。唐岁求晓得是把他当狗使唤哩,忍,庄农户人在外,事事不如人,不忍,谁忍?

庄口。皇粮钟响到第三声的时候,秦家坝子的人齐刷刷地跪下了,像一个个拎悬了的空口袋突然撒了手,掉进了水里,拎出来撂在了零下数十

度的空气里，瘫成了一堆干硬冰冷的碌碡，大碌碡是成年的男人女人，小碌碡是村小学的碎娃，脖子上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民办教师跪在碎娃们的前面，像头羊领着一群羸弱的小羊。碎娃们是受过教育的，他们把下跪跪出一种秩序、次序来，整齐划一，浑然成阵，赢得了长辈们欣慰的眼神。

男女老少把燃烧的香火高高举过头顶，没人说一句话，只有安静的香头像萤火虫一样通红通透，释放并扩散着刺鼻的烟雾。满世界除了钟声，就是人们的呼吸。呼吸组成一股燥热的气流，在袅袅的烟雾中涌动。

厚实的黄土地和高远的苍穹之间原本空旷得要命，空得让人望眼欲穿，揪心无奈，但在飓风一样的钟声中，容积似乎骤然变得太小，钟声分明是咆哮的天河，在天地间形成排山倒海的飓风，瞬间就塞满了所有梁峁、崖畔、沟壑的缝隙，真可谓日星隐耀，山岳潜行。天地间其实就是一口大锅，一桶水进来，把啥都煮了。

钟声终于在拥挤的日头光线下遁去。人们开始缓缓抬起头，把目光停留在古槐树上悬挂的皇粮钟上，也停留在古槐树下法衣加身的囊家秦爷那张神秘而肃穆的脸上。

此时的囊家秦爷，面如红枣，白须如瀑，目如火炬，手里捧着经文，口中念念有词。啥叫囊家？囊家就叫囊家，反正千百年来祖祖辈辈把德高望重的族人、长辈、有来头儿的人都这么叫。古稀之年的秦爷懂阴阳风水，通古谳今，能呼风唤雨，他似乎脚踩阴阳两界，仰能观天象，瞰能察地脉，中路看透了人间俗人俗事，这顺天顺地的本事，不是啥人说修就能修得的。囊家秦爷还是四周方圆最权威的马角儿。啥叫马角儿？平时秦爷还是秦爷，他还是诸神附体的角儿，有哪方神圣打这达路过，遇着凡间的事情想说叨的，会附着秦爷体内，在香蜡之上，发布想说的言辞。这种也神也鬼也人的角儿，用庄里中学生的话说，就是囊家秦爷比我国紧缺的翻译人才还稀贵着哩。语言属于小语种：鬼的，神的。人言译鬼话，鬼话译神语，神语译人言。

秦爷为啥就修成了方圆四邻八乡名副其实的囊家，除了家传，造化是关键，都说哩，秦爷和秦爷的大的大的大的大，代代都是陇台县方圆百里威震八方的阴阳、法官和马角儿。关于囊家这个词，唐岁求上初中时就查过字典，囊有智囊、囊括的意思。至于囊家是啥？字典里没有，字典里没有

不等于天水一带没有。陇台县早先年属于天水地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地改市,陇台县就归属甘中地区了。陇台县的老百姓骨子里有一种天水情结。天水这一带不仅是秦文化的发祥地,连人文始祖伏羲爷和他的同胞妹妹女娲娘娘也诞生在这达呢。这达注定就是出囊家的地方,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附近有个地方叫牧马滩,就是当年秦非子放马的地方。在这达,古今几千年,就像夜里个和今儿个的事情,站在古槐树下回头瞭,一瞭就过了民国,直抵清明元宋唐隋南北朝三国两汉大秦,一眨巴眼儿,恍惚瞭着飞将军李广跨马射石咧,老子在渭河之畔讲经咧,秦襄公在西垂大地祭天咧,轩辕氏在上邽教人种植五谷咧,伏羲爷在仇池山下降生咧……真格的,在这达,历史还没有筷子长,一夹,就能尝出岁月的味道,也甜,也酸,也涩,也麻。

锣敲了起来,鼓擂了起来,唢呐吹了起来。囊家秦爷的诵经声,像坚柔的麻绳一样在乐曲声中缠绕。

祭钟仪式照样由“村副”——姚糖子来操持。姚糖子是啥人物啊?在这小小的秦家坝子村,不是人物也得算是个人物了。姚糖子长得像个晒硬了烧透了的黄泥疙瘩,一身蛮力气,庄里有啥不平事,村委会费尽九牛二虎的气力都解决不了,他一声大吼就能把事情抻得平平展展,矛盾双方就像见了刺猬的菜花蛇,缩着脖子不敢作声。因此,姚糖子实际上发挥着连村长罗万斗同志都不可能履行的职能,村副的名号也就由此得来。村副是个虚名分不假,不过民兵连长的衔是真的,前几年乡武装部组织各村民兵大比武,姚糖子的投弹、射击还是顶呱呱的。罗万斗早年还在青海当过兵呢,就没姚糖子的这两下子。乡武装部部长就开玩笑:“可惜老山前线的仗打完了,像姚糖子这样的汉子,送到老山,抓个俘虏啊炸个碉堡啊拼个刺刀啊啥的,都能派上用场,说不定就是学生娃课本里的黄继光啊董存瑞了,当然,最好不要牺牲。”

今年照样是姚糖子敲的钟,他紧紧攥着那根绑在钟槌上的自天而降的缆绳,一拽,一拽,又一拽,肩膀上的腱子肉疙瘩支棱支棱着,好鼓!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目光里放射着威严和霸气。下跪的有些庄里人,是被他骂来的:“日他妈的都啥日子了,要是不去给皇粮钟下跪,要是今年咱秦家坝子的皇粮再过不了关,不要怪我姚糖子的镢头把子不认人。”

皇粮其实是叫公粮的,庄农户人对公粮这个叫法总觉得拗口,习惯了祖上千百年传下来的叫法:皇粮。

皇粮就像一个生硬、古板、刁钻的女人,爱她也并不是,不爱也不是。是女人就得穿衣裳的,皇粮钟就像女人身上的衣裳,谁也不晓得多会儿穿上去的,穿上了,就脱不了,脱了,亮胸亮肚皮亮屁股的,谁敢面对?

明显的变化是,皇粮钟年年祭拜,但是参与祭拜的人年年都在减少。

有人曾怯怯地质询:“庄里还有十几个人在陇东的煤矿上打工呢,咋不喊来祭拜皇粮钟?”

姚糖子说:“这不屁话嘛。你以为煤矿在你们家炕上啊,说上炕就上炕,说下炕就下炕,躲两天工,黑心老板年底发工钱才怪哩。再说陇东离咱这达几百里,你以为他们有孙悟空的本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那村长罗万斗又没有在煤矿上打工,他咋不来祭拜皇粮钟?”

对于这样的质询,姚糖子有些气急败坏:“罗村长要不是去乡上开会,他敢不来?他不来,我两镢头把他家在大草坪那块地的埂子平了。在祭拜皇粮钟的事情上,哪怕是我大,我也敢动镢头。”

>>> 007

我的天老爷!大是啥?大就是生他养他的父辈老子哩。问话的人瘦嘴皮撇了撇,舌头就打卷儿了,所有的疑问都吞进肚里。

眼睛就像人体上两个干瘪的窟窿,却难得生生的放出光来。下跪的庄里人中,更多的眼珠子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铁丝牢牢地牵住了,那头死死地勾挂在皇粮钟那头,一牵一钩,铁丝就绷成了一条紧巴巴的直线。眼神很纯粹,除了谦恭,更多的是虔诚。斗大的皇粮钟在日头下泛着刺目的光芒,皇粮钟三个字尽管已经被岁月打磨得有些模糊,但那模糊略凸的棱角仍然给人们提供着非同寻常的信息,那棱角的组合,构成了多么沉重而严肃的三个字。皇粮钟挂在那达,就挂起了山里人的心山里人的命。钟声里糅进了所有人对上天、对神灵的祈求。皇粮钟放射出来的那种光芒和雄浑的声音,似乎蕴藏着一种预示。燃烧的香头融进了庄里人燃烧的渴望,说不定,今年的渴望就有变成希望的可能。啥叫可能呢?比如小南风过后,说不定会适时来一场透雨,说不定所有的麦子都会齐刷刷地抽穗儿、扬花儿、结子儿,有了上等的麦子,缴皇粮就不用愁了。

也有些庄里人把胆怯、憎恶的眼神投向姚糖子。麦子得了条锈病,喷

雾器和农药早就准备好了,却不敢下田。

也有一些人没来,他们不可能为祭拜皇粮钟赶来的,他们似乎比在陇东的煤矿上打工的人更有理由不来,比如这些年陆陆续续跑到南方打工的几个女娃,前几年,她们呼朋引伴地去了,听说有的在啥啥纺织厂,有的在啥啥酒店,后来就听说在娱乐行业当服务员,工资够扎实的,一个月挣的钱顶十亩小麦的价,再后来有几个先后回村了。也奇!回来的恰恰是几个相貌平平的。长相糟糕的唐十美是率先回村的,一开始穿的花枝招展,像包了彩纸的洋芋蛋子,冒充天水的名牌苹果“花牛”哩,挺惹眼的,下了几次地,割了几次麦子,彩纸自然没了,就恢复了洋芋的样子。有人问:“你几个咋就回来了,凤琴几个咋没有回来?”凤琴在庄里算是长得俊俏的。唐十美就说:“我几个也可以不来,主要是家中离不开。”这似乎是个理由,也似乎不是。女子娃的心弦细格曳曳的,不能轻易弹的。秦家坝子人不久就亮清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电视里经常演哩。常有这样的镜头,镜头摇晃着:一群穿吊带裙的女子娃,被警察像赶羊似的从夜总会里赶出来,女子娃们一个个勾着腰,抱着脑袋,可怜楚楚的,生怕自己的脸被镜头捉着……电视的解说中有几个词儿惯满了山里人的耳刮子,一个是扫黄打非,另一个是卖淫嫖娼。“这些臭婊子!”“这啥世道啊,说变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人们惊讶着,臭骂着,议论着,不久就不骂了,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凤琴她们。凤琴家原先穷得烟卤里养麻雀哩——冰锅冷灶。如今土木变砖木,一砖到顶的大瓦房摆那达了。大瓦房的架势,在全庄横七竖八的土坯房中,像是麻雀中飞来了一只画眉鸟,那个显啊!凤琴家的房子都赶上张连闫家的房子了。张连闫这几年在外边当包工头,当发了,把房子盖得像爷庙一样。张连闫的钱咋来的,那是鼻尖上的痞子,在眼前亮着呢,用乡政府的话讲那叫勤劳致富,但是凤琴的钱咋来的?

不能深究细刨,唯独这档子事情不能深究细刨啊!

祭钟仪式年年搞,但是秦家坝子每年都有过半的皇粮过不了关。

人一辈子颠沛流离,含辛茹苦,能活过百岁,就是罕物,树却能四平八稳地、从容不迫地活,随便的活法,就能过百岁千岁,这就有些神呢。关于庄头的古槐树,据传有八百年的树龄。古树在水这一带的城乡多得很!城里的有关部门统计过,上千棵不止,树龄有三百年以上的,有五百年以

上的,还有一千年以上的,天水南郊慧音山有千年古刹,名叫南郭寺,寺内有棵两千六百年高龄的古柏,怀里生生地长出了一棵黑弹树,书上把这种树叫小朴树,号称“柏抱朴”。当年杜甫流落天水时,隐居南郭寺数月,留下诗作二十多首。奇多了就不显奇,倒是挂在秦家坝子庄头古槐树上的皇粮钟,成了稀罕,城里来过几拨专家啥的,又是观察又是考证,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许多口授心传的信息只有找囊家秦爷探究。在囊家秦爷看来,皇粮钟和历史上几次有关皇粮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比如,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二年,从大臣晁错议,文帝诏令减除田租一半,即规定田租征收率为收益的三十分之一(史称“三十税一”),次年,又令悉数免除,此后至刘恒驾崩,连续十多年全国不征收田租,此定制一直延至西汉末,成为清代以前农民赋税最轻的时期,天水百姓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东汉永元十六年因旱灾,皇帝刘肇诏令减半征收各地是年租赋和刍稿(饲料)。之后大约在唐开元二十二年、明洪武二年、清顺治元年,陇东南这一带由于天灾人祸,粮食减产严重,皇粮国税屡屡被朝廷豁免……

囊家秦爷扳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地给城里的专家说古论今的时候,早烟锅就像在胡子丛中扎了根,悠然送出的烟雾把他完全包裹起来了,像刚刚从土地里钻出来的神仙,在咂品着人间的烟火。如隼的目光跃过皇粮钟,跃过古槐树硕大苍劲的树冠,像是在沿着时空的隧道追溯而上,和古人席地而坐,平身会晤。按囊家秦爷的推测,皇粮钟如若不是老百姓为了纪念某次铭刻心怀的大豁免所铸,那么必然是官府安置在老百姓心坎上的警钟,只有警钟长鸣,皇粮国税才能代代不息。

囊家秦爷还告诉专家,根据秦家坝子的地理条件,皇粮钟保险不是就地铸造的,是在山外铸造好后,至少动用二十个脚夫抬进秦家坝子的。

专家听得目瞪口呆。至于皇粮钟乃何时、何人所铸,囊家秦爷说:“这个我不晓得,我老汉没有天眼。”

人都码在了庄头,崖前沟畔的院落就像被遗弃的一个个破背篋,散乱而空寂。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挂了锁。一把锁那已不仅仅是一把锁,那是庄里人祭拜皇粮钟的决心,是一种姿态,也是心的表白。

第二章

村长罗万斗家的大门理所当然是落了锁的，是一把老式铜锁。

院内，堂屋，炕上，小泥炉里的火苗急躁地舔舐着那个祖传的罗汉肚子铁皮壶，铁皮壶里沸腾的茶水发出痛苦的呻唤——这是罗万斗平时最爱啜品的罐罐茶。小炕桌上除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小陶罐，一个敞口无脚瓷盅，还有一份尖山乡政府转发陇台县政府关于征收一九九二年公粮任务的通知。罗万斗盘腿坐在炕上，茶已经喝了三大壶，烟袋里的旱烟被吸了个底儿朝天，他仍就那么坐着，死了一样。当庭的中堂是财神关老爷囊家的画像，身后立着义子关平。关老爷囊家面如红枣，墨须如瀑，他右手揽须，左手捧着兵书。中堂左侧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平展展睡着一张乡党委、乡政府颁发的奖状，上书曰“奖给秦家坝子村党支部”，那是组织上对秦家坝子党支部工作的肯定和荣誉，他把这种肯定和荣誉看得很重，他从中无时不感受到作为全庄掌柜身份的某种意义。前些年，村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算是强的，用乡党委表扬的话说就是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十几个党员的劲头也足。村委会一班人带领全体村民辛辛苦苦修梯田、修农路、抓计划生育、集资建小学，搞得热火朝天，支部建设工作几乎年年扛红旗。如今，支部的工作越来越不好摆弄，用文件里的话说总是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最让人头疼的是上边给庄农户人下达的“三提五统”（三提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即：“教育费附加费、民政优抚费、计划生育费、五保户供养费、民兵训练费”）任务以及各种杂费，还有摊在庄农户人头上的劳动积累工、义务工……是费就得向村民伸

010 <<<

手,不伸不行。这一揽子麻缠事情都压在了支部的头上,支部压党员,党员动员督促群众,弄得党群关系总是别别扭扭……再别扭也得硬着头皮往前冲啊,谁让自己是秦家坝子的掌柜呢,谁让自己是村长兼支部书记呢。

中堂右侧却挂着一块黄牌,上书“缴公粮后进村警示牌”。

是这,就是个这,要说麻达,这是麻达中的麻达。

罗万斗突然像是死尸还魂了,歪眉瞪眼,一甩手,茶杯像被弹弓弹出去一样,弧光一闪,直奔“缴公粮后进村警示牌”。黄牌是高密度塑料做的,厚实而坚硬,没有被击碎,却击出来一个醒目的小白点儿,像腮帮上冒出了一片难看的牛皮癣。

罗万斗勾了脑袋,“嗡嗡嚶嚶”地啜泣起来。大男人家,竟也哭,像死了大。

今年的天色,罗万斗算是看透了。天还是天,地还是地。天够畜皮,春雪却没落几片,“三九没雪夏不收”。惊蛰前后也没见几滴雨。天畜皮必然亏了地,地畜皮必然亏人。全庄的麦田成了未到百岁的婴儿脑袋,麦苗成了柔软稀疏的胎毛,这还不算各种病害,比如条锈病、秆锈病、叶锈病、腥黑穗病、霜霉病、黄矮病……为了抵抗病害,这些年在乡政府农技站的帮助下,庄里添补了一批手摇式喷雾器,小麦的品种也换了好几茬儿:咸农4号、清山782、蓝天1号、成良5号、秦7635、里勃留拉、天选36号……品种咋样换,病害照样大模大样欺负人。这样的光景,眼看着今年的皇粮任务又完不成。这些年,拖欠皇粮、拒缴皇粮的“钉子户”越来越多,每年都是乡干部带着联防队员,浩浩荡荡地开进庄,逐家逐户地拔钉子,弄得鸡飞狗上墙,每拔掉一颗钉子,那户人非得脱一层皮不可。他每年在高音喇叭里作缴皇粮动员讲话的时候,底气仿佛从裤筒里蹿走了,咋也提不起来。

囊家秦爷三天前就找他了:“万斗,今年,又到祭拜皇粮钟的时分了。”

罗万斗说:“我正好要去乡上开会,恐怕掺和不了。”

囊家秦爷的表情基本没有啥变化,说:“万斗啊!你和咱不一样,你有半条命是公家的,掺和不掺和随你的便。我要道给你的是,祭拜皇粮钟,是给咱秦家坝子消灾的事情。”

罗万斗支棱起耳刮子,嘴上却在敷衍:“是啊!是消灾。”

囊家秦爷的目光斜着,有些轻蔑:“万斗,我看你这是屎爬牛跌到帽盒

里——假装大官人哩。我晓得你娃是门缝里看我哩,把我看扁了,我说消灾就是真格的消灾。”

一句话,把罗万斗说了个光眉画脸,只好装认真:“咋个消灾?”

囊家秦爷:“说是祭拜皇粮钟,祈求上天给个好年景好收成,归根到底是祭拜咱庄稼人的命,把人家皇粮乖乖缴足了,免得乡上的干部进庄,一遭一遭地让咱秦家坝子的子孙犯贱。”

罗万斗的喉咙里“咕噜咕噜”了几声,却没冒出啥说道,脑子像是刚从泥盆里探出来,他隐隐感觉到几许的清醒。他吃惊地注视着囊家秦爷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陌生是因为他分明看到了神,熟悉是因为他的确是人。

囊家秦爷继续着:“这是其一,还有其二。”

罗万斗说:“其二?”

囊家秦爷说:“其二嘛,我是为了你。”

罗万斗说:“为了我?”

囊家秦爷说:“你难道没瞭出来,我这达祭拜皇粮钟,难道不如你的动员讲话顶用撒?”

此刻的罗万斗,感觉后脊梁有冷气冒出来。

前些年,山里山外的庄农户人勒紧了裤腰带,兴起了修祠建庙风,巫婆、神汉、阴阳、风水、法官、老道像冬眠过的癞蛤蟆一样从泥土里钻了出来,他们的一个神秘点化、一个幽幽口风、一段肃然论道、一个空灵眼神,就成了老百姓的盼头,想头,念头。祛病消灾、攘解星相、奠土建房、祈雨闸山等活动愈演愈烈。乡里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一阵风一阵风地抓,老是抓不灵,天长日久也抓疲沓了。有个基本的现象经囊家秦爷点拨,罗万斗竟是如梦初醒。罗万斗突然意识到,前些年每次动员全庄人缴皇粮,越动员越没劲,凉水泡蒸馍,说不上是啥味道。庄农户人都晓得他姓罗的是在履行一年一度的公事,根本挠不了庄里人胳膊窝里的痒痒,自从恢复祭拜皇粮钟仪式以来,庄里人仿佛和皇粮钟有了某种默契。皇粮钟这个东西,是圣灵也好,魔鬼也罢,像是稳稳当当地安放在每个人的胸腔里了,就得敬,就得奉,就得拜,就得从,就得服,就得……

罗万斗毕竟是罗村长,罗万斗不是罗阴阳罗法官罗风水罗道人,不管

咋想,他也不可能和囊家秦爷坐到一条板凳上来,如果不小心屁股一歪,和囊家秦爷挨上了,那就把村委会的牌子砸了,作践了。既要容纳囊家秦爷,又得给他摆出一个姿态,这事情就难办。既然肠子痒痒搔不得,那么,他情愿做一条缩头的椽子。有脑筋的人谁不亮清啊,缩头的椽子——耐朽。他没有续接这个话把儿,递给囊家秦爷一支烟,说:“囊家秦爷,你老人家吸一口。”

话题不勾了不连了,就脱了节,抵制的意思就很明显咧。

囊家秦爷把香烟挡了回去,说:“我不习惯抽你那个,我这达有。”说着掏出自个儿的旱烟。

囊家秦爷不吸他的香烟,这就是对罗万斗的不屑了。

罗万斗使劲吸了一口烟,烟圈吐了出来,却不晓得说啥好,就信口:“今儿个天气还真格的好,日头晒着哩,风儿刮着哩。”

囊家秦爷晓得罗万斗这是癞蛤蟆支桌子——硬撑着哩,就有意戏耍他,很郑重地学舌:“日头晒着哩,风儿刮着哩。”看他这个村长还有啥要说的。

>>> 013

罗万斗又吸了一口烟,说:“中午我吃了三大洋瓷碗搅团,还有些憋哩。”

囊家秦爷的话里就带了气,却是按照玩笑的方式说出来的:“把你这种人憋下场了,乡上还给你送花圈哩。”

罗万斗就“嘿嘿嘿嘿”地笑了。

囊家秦爷注视着罗万斗:“看你这娃娃,都五十大几的人了,笑起来咋这么不稳当,颠颠晃晃的,日毛窟楚的,青皮少年一样。”

罗万斗说:“你爱咋说就咋说吧,把我一个五十好几的人,说成娃娃。”

囊家秦爷说:“在我的眼仁里,你不就是个娃娃嘛。”又逼罗万斗,“听说前些日子乡上又抓传播封建迷信典型哩,咱庄里,你又报我了吧。”

罗万斗怔了一下,他晓得无法回避这个疙瘩,就把话拉直了,说:“是的,是报了你囊家秦爷。”

“报了好啊,你立功了吧?”

罗万斗的话不软不硬,说:“立了,当朝万岁爷亲自给我授的衔,也就是个元帅。”

“哈哈哈哈哈……”囊家秦爷乐了,说,“我晓得是你背地里卖的我,卖给乡上又能咋,如今这年代叫改革开放,又不是破四旧那阵,我裤裆里的二两半老筋坚柔着哩,这年成谁也休想一口咬下来。你卖我,我不恨你娃,当村长,干的就是这营生。”

囊家秦爷最后一句话,反而是宽慰罗万斗的,倒弄了罗万斗一脸的窘相。

罗万斗试探:“这次祭拜的日子定多会儿了?”

囊家秦爷就把日子说了。

罗万斗再试探:“那不是星期一吗?庄里在尖山中学上学的碎娃娃就落下了,祭拜皇粮钟就少了一股人气人脉。”

囊家秦爷的口气里带了嘲讽:“你罗村长话里别耍乎我了,你的心思,我亮清得很。”

罗万斗最看不惯学生娃们高举香蜡祭神拜鬼的场景,村小学的碎娃娃们就在庄东头的校园里。这些年县里、乡里搞九年制义务教育,上面财政拨了一些钱,村上集资了一些,原来的破校园立马换了容颜,漂亮整洁的教室、围墙和食堂,比庄头庄尾的庙宇祠堂气派多了。山里毕竟是山里,山里的梧桐树未必能招引来凤凰。师资力量仍然十分短缺,甘中师范学校毕业的师范生不愿来,一直靠民办土豹子支撑门面。祭拜是躲不过了,姚糖子三句诈唬就可以把民办教师的裤裆吓出一片湿气。罗万斗隐隐觉得,囊家秦爷把日子选在星期一,而不是星期天,是否有意让庄里的中学生们避开祭拜仪式呢?这个重大发现使罗万斗的心情有些紧张,他第一次对囊家秦爷祭拜皇粮钟的纯粹性和目的性产生了怀疑,这样的怀疑让他惊讶,让他兴奋,也让他感到囊家秦爷的可怕。

但是囊家秦爷仿佛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说:“万斗你记住了,日子是天定的,不是人定的。”

这话,据说还给姚糖子重复了几遍,当时姚糖子追着囊家秦爷的背身子恳求:“秦爷,如果定在星期天就好了,在乡中学的几十号中学生一来,阵势就上去了。”囊家秦爷转过身来,说:“记住了糖子,日子是天定的,不是人定的。”如此问,这般答。

后来姚糖子的驴嗓子就在庄口响起了,用的还是生产队时期的口风: